

MIKE DASH

Borderlands

00152498



石化 S152498E

临界地带

——未知世界探索

[英] 迈克·达什 著

郎可华 陈星 赵平 卢欣渝
李勇 朱文萍 孙宇娟 陈艳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界地带：未知世界探索 / (英) 达什著：郎可华等译 .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7

书名原文：Border lands

ISBN 7-5059-3652-2

. 临... . 达... 郎... . 科学知识 - 普及读物 . 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6312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备字01-1999-069号

书 名	临界地带——未知世界探索
作 者	[英] 迈克·达什
译 者	郎可华 陈 星 赵 平 卢欣渝 李 勇 朱文萍 孙宇娟 陈艳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010)65389152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章扬恕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97千字
印 张	13.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0年7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3652-2/ I · 2804
定 价	2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引言：跨越临界点

可能出于巧合，或是来自幻觉，也可能是一些非同寻常的现象，例如天空中奇怪的光线，塑像喝牛奶。总之，我们都有一些解释不清的经历。

这正是我们对未知事物特别感兴趣的关键所在。尽管权威人士、科学家、朋友和常识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的的确亲眼目睹了那些怪异的事物。

每个人在其一生中至少光临过临界地带一次。

一天清晨，汤姆·德厄科尔出门时偶然向天空一瞥，看见在他家屋顶上空不远处有一个篮球大小的云团，它和高空中偶尔出现的絮状云完全不同，当汤姆注视它的时候，云团开始飘忽不定地前后运动起来，慢慢地变大变黑，接着，令汤姆惊奇的是，云团又开始蜷缩起来。它噉起“嘴唇”，向汤姆和他的轿车喷出一大堆液体。几分钟后，云团停止喷射并消失得无影无踪。汤姆

换好衣服，驱车前往纽约公园城的一所中学，作为那儿的理科教员，他化验了弄湿衣服的液体的PH值，结果证明那是水。

在临界地带，这类事物并不希罕，一些已知的事物蒙上了神秘色彩，令人惊骇困惑，于是捕风捉影的传说慢慢地变成了事实。临界地带是灰色的，尽管那里发生的事情常常被炒得绚丽多彩。我们一向知道临界地带确实存在，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但是临界地带的大部分仍是处女地，现存的有关书籍常常不得要领，而且有时会严重误导读者，临界地带就在我们周围，视而不见是不可取的，随着知识的扩展，我们应该研究和理解它。

临界地带这片未知领域不仅幅员广大，而且还在不断拓展疆域，我们收集的证据和资料已成为明日黄花：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违反定律的异常现象，历史学界有人对结论提出了新的观点。宗教又分裂出新的教派和教规，如此等等，板上钉钉的事实又变得扑朔迷离，捉摸不定。对于那些心仪神秘事物的猎奇者而言，临界地带没有巍峨高耸的大门，非得熟知暗号和礼仪才能进去，它的一条条便道对来访者总是敞开的。事实上，在真实与虚假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在两个世界里徘徊。

托尼·克拉克的生活可以说平凡之极。他是一位民用工程师，受雇在伊朗筹建一座水泥厂。在他驱车从黑海沿岸的曼吉尔返回德黑兰的路上，他没料到会走入临界地带。那是三十年代中期，曼吉尔还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克拉克和伊朗的陪同人员在出发前只吃了一些未发酵的面包和类似酸奶的饮品。当车开到离最近城镇还有50英里的地方，他们觉得饿了，可是附近找不到可以美餐一顿的饭馆。于是他们决定找一家路边咖啡店，喝上一杯甜茶，权且凑合一下再说。突然，他们眼前出现了

一堆怪石头，最顶上的一块好像随时会掉下来。石堆的那边有一座村庄，村庄里有一间咖啡店。咖啡店宽大凉爽，坐满了运输水烟筒的伊朗司机。店主是位亚美尼亚人，他赶紧过来招待克拉克一行吃饭，用地道的英语介绍自己是霍万尼森先生。

终于能填饱肚皮了，克拉克和陪同人员不禁大喜过望。不一会儿，霍万尼森先生端上两碗用黄瓜、葡萄干和酸乳酪烹制的味道鲜美的汤羹，接着是加入香料的葡萄面包和伊朗的名菜，正餐之后又上了土耳其咖啡。大家吃得心满意足，兴高采烈。这是他们吃过的最好的菜肴，可是餐费却出奇的低廉。克拉克四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感困惑，无法相信那是真实的。克拉克一行离去时，霍万尼森先生邀请他们再次光临。他们在离开村庄时，记下了曼吉尔到此地的英里数。

关于这次奇遇，克拉克告诉了许多朋友。其中大多数人怀疑在那样一处地方会有上乘的餐馆。克拉克对此不屑一顾，对那家餐馆不改初衷。三个月后，他和一个主要怀疑者——一个英国人——顺着原路驱车行驶。情况和上次相同，在开到高原上时，车上人又饿又累。克拉克看了看里程表，发现离那座村庄只有5英里了。他信心倍增，确信以那堆怪石为标志的小村子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了。但是，霍万尼森先生的咖啡店始终没有出现，甚至遗迹也荡然无存。向村民打听也毫无结果。“咖啡店？”一个人对克拉克说，“我在此地住了四十年，从来没见过什么咖啡店。”

他是怎么到的那家他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餐馆以及那顿鬼饭又是什么制作的呢？这些克拉克永远无法说清楚。他不知道自己遇见鬼了，还是幻觉或做梦。四十年过去了，克拉克要想把过去的经历弄个水落石出，即使可能，也是非常难的。在我们看来，克拉克的经历是虚幻的，可是对他来说，则永远是实实在在的。

在的。

尽管如此，没有人怀疑在临界地带发生的事情会有真实的效果，而且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一位使用宫内节育器的瑞典妇女在看了尤里·盖勒弯曲金属的电视节目后不久，她怀孕了，医疗检查显示她的节育器莫名其妙地伸直而失效了。这位妇女把她的避孕失败归咎于电视节目。有时，临界地带发生的事情像戏剧一样。在南半球，一名修路工爱德华·布莱洛克遇害了。起因是一个名叫特蕾西·威金顿的布里斯班（澳）女人，她声称自己是吸血鬼并诱使布莱洛克的三个朋友相信，她能知道别人的心思并且除了眼睛，能把人的其他部分隐身。为了取悦她，三个人帮助她设计杀害了喝醉的布莱洛克，然后目睹她从死者的颈部吮吸鲜血。

有时，奇异的事情还会改变历史。例如圣女贞德就是在看见了神圣的景象之后，带领法国人击退了英国人的入侵。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名叫农夸伍丝的科萨（南非）女孩。1856年的一天，她站在自家的土地上，看见在花园附近的灌木丛中有两个幽灵。他们叫她过去让她给科萨人带去一个可怕的口信：因为他们亵渎了神灵，所有的牲畜和庄稼都会死亡。避免这场灾难的惟一途径就是他们要自己动手消灭牲畜和庄稼，然后死者就会复苏，病人和瘸子就会康复，所有牛马和家禽会死而复生，全体科萨人也会因此而丰衣足食、健康幸福。

人们慢慢相信了农夸伍丝传播的预言，开始皈依她的门下。数名酋长向她顶礼膜拜。最后，科萨国王也成为虔诚的信徒。在国王的影响下，农夸伍丝几乎说服了所有国民执行幽灵的意旨。结果是大约40万头牛被宰杀，所有的庄稼被焚毁。可是，预言没有实现。人们为了活命，被迫逃离家园，导致总人口为105000的科萨国饿殍遍野，死亡40000人。科萨的大部分领土

也因此归入了英国殖民地南非的版图。一个女孩在花园中的经历直接导致了非洲历史上最可悲的一幕。

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谁能避免走进临界地带呢？在那里，我们可能看见银盘掠空而过；塑像会哭泣、运动、饮酒和月经来潮；巨猫像丛林中的猫一样，和瞪着菜盘大小的眼睛的黑狗分享同一片土地；鱼、蛙和干草从天而降；一个张口喷出火焰的男子肠胃丝毫无损；活人接到死者打来的电话；桅杆、装卸设备齐全的船舶发着磷光，在海面上游弋，令人胆战心惊。

我们听到或看到的一些事物是真实的，家庭宠物就是例子。这些颇具恒心的动物会旅行数百里，有时甚至数千里返回到主人身边，它们不仅仅是回到主人的住房，如果是那样，可以说是由于它们具有特殊的记忆力和定位能力；有时主人搬到别的地区或国家，它们仍然能找到主人，这就令人费解了。杰姆斯·布朗夫妇在1914年住在爱尔兰的巴特范特，他们豢养了一条名叫普林斯的杂交猎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布朗先生去了法国，他的妻子带着普林斯移居伦敦。不久，普林斯失踪了。两个星期后它出现在法国阿尔芒蒂埃尔的布朗的家中，那地方就在前线附近。因此普林斯很自然地被誉为吉祥物。另一只名叫博比的猎犬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1923年8月，博比的主人把它从俄勒冈的锡尔弗顿带到印第安纳的沃尔考特，两地相距三千英里。在沃尔考特，博比被一群恶犬攻击，没能按时回家。于是它在横渡了三条大河，穿越了落基山脉和大平原之后，历经六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了锡尔弗顿。当人们发现它时，它正在一只儿时伙伴犬的坟墓旁熟睡，主人从它旧日的伤痕认出了它。作为奖励，博比荣获了金项圈、奖章和一间新犬舍。博比的事迹一时广为传诵，那些目睹它跋涉的人纷纷讲述当时的情景。根据他们的回忆，博比多走了一千里的弯路，在多次走错之后才踏上

回家的归途。

与上述事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事物是由粗心大意的研究、误判或想当然造成的，有关百慕大三角洲的无稽之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七十年代早期，百慕大三角洲被一些作家描绘成船舶和飞机的坟场。他们肆意制定百慕大三角洲的地理边界，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失事案件囊括其中。不仅如此，他们还互相抄袭、篡改，杜撰出许许多多的案件，丝毫不顾及事实的准确性。劳伦斯·库施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图书资料员，他把失事报告与原始资料逐一核对。他发现，很多失事案件都有合理的原因。例如，一艘停泊在海港的船是在受到台风袭击时，锚链断了而失踪的，还有大量的船是因为船体结构的问题而沉没的。另外，一些所谓在三角洲失事的船只和飞机实际上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墨西哥到巴西的海岸附近。因此，百慕大三角洲是一个编造的神话——这并不意味着在海上没有出现过神秘的失踪事件，而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失踪事件是发生在百慕大地区。

许多在临界地带发生的事情据说都是真的，而且其中大部分令人着迷。可是在科学意义上没有一件是经过证实的。目击者对奇异现象的解释是主观而非客观的，的确，主观判断常常是理解某些事件的关键。

有一个极好的主观现象的例子，对于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这个主观现象是太真实，太可怕了。据说有一种“卧室入侵者”，它常常在目击者打盹和睡觉时，穿过紧闭的门窗进入室内。这些被描绘成衰老可怕的女妖总是盘踞在受害者的胸上，把他们憋得半死。当目击者清醒时，还会看到更离奇的生物。

13岁的兰迪和家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锡米瓦利，他们的家是一辆拖车式活动房屋。一天兰迪放学回家，看见一个生物坐在起居室的一把椅子上。“它很小，肚皮圆圆的，”兰迪回忆道，

“脑袋很大，大约两英尺高，肤色黝黑，眼睛周围有一个发光的红圈，有两颗牙露在大嘴外面，牙尖指向耳朵。”奇怪的是，兰迪并不害怕，他觉得那东西没有恶意。他朝它走过去，那东西转过头来注视着他。当兰迪距它5英尺时，它眨眼间不见了。几个月后，那个生物又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了。它盘着腿坐在兰迪寝室的书架上，咧嘴笑着。当兰迪走近时，它又倏忽消失了。从此，这个长着圆圆肚皮的小怪物再也没出现过，数年后，兰迪上了大学。一天，他在晚10点钟回到宿舍，十分疲惫，可是室外正举行联欢会，吵闹声让他无法入睡，午夜时，联欢会散了，可是兰迪睡不着了。他开着大灯，坐在床上看书。大约凌晨1点钟时，他感到有东西从他头顶上穿墙而入。他看不见它，但是它飞过房间，从对面穿墙而出时，他能听到并感觉到它那蝙蝠一样柔韧的翅膀发出的声音。这次“入侵”只持续了三四秒，但是把兰迪吓坏了。

这种奇异的现象不一定在目击者熟睡或困倦时才出现，有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最熟悉的环境中也会发生。例如，1976年11月30日出版的《保护者》杂志刊载了一位威尔特郡教师的惊人的来信：

几年前，我在东英吉利的一个村庄里教书，学校看门人的丈夫对我说，有一天晚上10:30他带着狗散步回家，看见校园的田地发出奇怪的橘红色的光，我想那一定是他平时与淡啤酒为伍的缘故，因此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个小家伙给我一只塑料玩具手枪，说是他在学校附近捡到的。我把枪放到抽屉里，等着人来认领。下午，圣诞节之前的庆祝活动即将结束时，一个

名叫桑德拉的女孩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我烦极了，用玩具手枪瞄准她，心里说：“中弹。”

令我震惊的是，她一下不见了。其他孩子由于她絮烦而不愿理她，所以也没注意她的消失。

活动结束后，我让孩子们回家去了，一个人坐在照明不足的屋子里，想着刚才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突然，我感觉到有一个男子，穿着锅炉工的防护服，站在我身边。我以为他是学生的家长，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顺便来看看。他伸出手，手里有一把玩具手枪。我没说话，把我的手枪递给他。他简要地查看了一下手枪，敲了敲侧面的棘轮，然后用枪指着墙角，扣动了扳机。

令我万分惊讶的是桑德拉竟然秋毫无损地立刻现身了，她看到已经是放学的时候，就走了。我坐在那儿，看着桑德拉和陌生人消失在暮色中。

这件事没有其他目击者，完全是一个人的经历。怀疑者无法证明它有丝毫的真实性。那些孩子会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同学消失吗？老师会等到下课而不去找那个孩子吗？可是，在那时，老师的经历似乎是十分真实的。其实，即使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有些现象也非常费解。

1917年10月30日，大约7万名葡萄牙人拥入靠近法蒂玛的科瓦达伊里一个宽500码的洼地，期待圣母玛利亚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三个农夫孩子面前现身，中午正点，三个孩子看见了圣母并与之交谈。可是其他人既没看见，也没听见。在简短的谈话结束之时，10岁的卢西亚·桑托斯（可能还有其他两个孩子）看见基督和其他圣徒也出现在天空。随着孩子的指点，所有人都朝太阳看去。在那一刻，似乎圣母许愿的奇迹确实发生了。

大约不到一半的人看到天空由灰色变成鲜艳的蓝色，太阳似乎在旋转跳跃。

人们看到的现象可能是期望产生的幻象，也可能是集体性的错觉，尽管在两英里外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同一影像。另一方面，在那天，太阳没有离开它在天空中的位置，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人们看到的影像也不一样，一些人看到太阳像落叶一样左右摇摆，另一些人看见太阳像风火轮一样拼命旋转。虽然人群注视奇景的场面被拍摄下来了，但是太阳跳跃的景象却没有照片。一些据说是当时太阳的照片，经确认其实是1917年以前的日食照片。这次的目击证人可谓空前绝后，达到了三万人之多，在他们中间还有科学家和新闻记者。抛开宗教意义不谈，我们得到的启示只有一点，那就是：奇迹既可能出现在众人面前，也会发生在一个人身旁。

在这次圣母显灵的事件中，目击者的印象和解释各不相同，这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对于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也会得出新的结论。一位荷兰学者伊曼·威尔肯斯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之后，指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描写的故事情节不是发生在小亚细亚，而是在东英吉利的沼泽地带。特洛伊也不是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利曼挖掘并确认的那片废墟，而是在歌革玛各山区，靠近A11和A604两条大路连接处的沃德尔伯里场。一家报纸特地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以“特洛伊重新定位在A11大道旁快乐小餐店”为题的文章。无独有偶，一位黎巴嫩基督教学者卡马尔·萨利比为了解决《圣经》的一些矛盾之处，随心所欲地将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改在了苏丹的南部赫贾兹地区。他的这一主张肯定会受到科明斯·博蒙特的反对。这位《每日邮递》的著名记者曾著书指出加利利在萨默塞特，爱丁堡曾一度称之为耶路撒冷。

人们在研究历史事件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这些结论，如萨尔比和博蒙特的新见解，不可能都对。今天的调查者对同一事件也会有不同看法，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但是他们的看法如果离开了事件发生的背景环境，都可能是错的。例如，13世纪早期的西部编年史都载有“绿色儿童的故事”。近来对这一历史记录和重新研究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大约在斯蒂芬国王的统治时期（1135—1154）在萨福克的伍尔皮特村周围，人们在捕狼的陷阱里发现了一男一女两个幼儿，他们的衣服和皮肤都是绿色的。开始，孩子只吃绿色的豆类。他们说自己的语言，外人无法与之沟通。在人们了解他们之前，男孩就死了。女孩子活过来了，她开始吃其他食物（从此皮肤变成了正常颜色），学习英语，最后嫁给了来自林恩王朝的男子。据她说，他们来自一个名叫圣·马丁的基督教国度，那里永远是白昼，他们沿着一条地下通道，在教堂钟声的陪伴下，走到了捕狼陷阱。这段历史文字可能蕴含某种寓意。另一种可能是孩子们来自地下王国或另一星球。可是，人们对此的解释加入了世俗的内容。按照他们的说法，两个孩子是福恩汉姆·圣·马丁斯的萨福克村的流浪儿，在斯蒂芬时期的内战中被掠走，后来在塞特福德森林穿过燧石矿井的隧道走到伍尔皮特村。因此，孩子们的可怕肤色是由称之为绿色萎黄症的贫血病引起的，至于他们令人费解的语言不过是厚重的乡音罢了。

寻找大海蛇的动物学家一向重视目击报告，因为这些资料都是目击者在司法长官面前宣誓忠诚后供述的，并且一直保存在挪威的司法档案中。在那儿，目击者在法庭上会说出有损自己名誉的经历吗？会的，资料里就有这样在今天看来不光彩的当堂供述。1671年在耶姆特兰，一个叫彼得·拉姆的人在公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指控大海蛇把他的妻子拐走，充当它们的助产

士。如果以今天的“真实”概念做标准，承认某些证据而反对另一些证据，就可能过于草率了。

简言之，对奇异现象的研究要考虑目击者的观点和信仰。例如，美国、欧洲和一些非洲国家对UFO的认识存在差别。飞碟是否如舆论所说，是天外飞行器，这一点暂且不论，各国各地区对飞碟的描述显然与文化背景有关，很多报道都有西方文化对地方文化渗透的痕迹。还有一些感觉敏锐的人，他们能把世俗的事物解释成玄妙的景象。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他们眼中，一轮明月变成了一只飞碟。还有一个例子：在英国曾有一个恶棍冒充健康调查员走访百姓家庭，诱拐他们的新生婴儿，一时间引起社会恐慌，于是，一位母亲报告说有一伙假“社会工作者”访问了她的家庭。后经调查，原来是一组电视台工作人员，准备拍摄一部记录片。

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来自人们的心境，当一个假冒的社会工作者被检举之后，人们会认为还有其他潜伏的坏蛋，这是因为婴儿的安危牵动着大家的心。同样的原因可能也适应于UFO诱拐案例：最近在苏格兰，两个人夜间开车通过一片荒原时，看到天空出现一片奇怪的光。不久光团向他们靠近。接下来发生的事是典型的“时间遗失”经历：他们很久才恢复意识，发现汽车已开出很远。这是当事人在催眠中完全丧失意志的状态下经常出现的情况。可是，当事人向调查人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细节：在他们看见奇异的光时，他们曾侧身关上了车门。这一线索使人们从奇异的光联想到UFO，把UFO与强行劫掠汽车乘客的诱拐行为联系起来。在这种心境下，当事人被带到天外飞行器的报道也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了。

许多信誉可靠的人士也曾接触过未知事物。1881年7月11日，克拉伦斯公爵爱德华与他的兄弟，未来的国王乔治王子

乘坐皇家海军军舰英康斯坦特号从墨尔本起程，横渡巴斯海峡，前往悉尼。“清晨4点钟”，王子们在旅途中发现，“一个飞翔的欧洲人从我们的舰首掠过。好似一艘鬼怪船发出的奇怪红光闪烁耀眼，在红光中，一艘横帆双桅船在距我们左舷船首200码时，它的桅杆和帆显得一清二楚。”不丹国王Gime Dorgi Wangchuk陛下在他的国家北部的湖里，看见了“巨大的、白色的、迅速游动的东西”。其他令人尊敬的国家元首、牧师和政界人士也有过奇异的经历。吉米·卡特在参加竞选的几年前曾看见UFO。一位英国神父威廉·吉尔是一次UFO事件的主要目击证人之一。当时是1953年10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UFO连续两天晚上从布道团众人头顶上飞过。几年后，（美）阿拉巴马州福克韦尔的警察局长杰夫·格林霍发现并拍摄下了一个一身银装的机器人。在他驱车追赶，经过一条泥泞道路时，机器人逃走了。

这些人是可以信赖的目击证人，他们都是头脑清醒，认真严肃的人，不会无中生有，编造谎言，如果那样，他们的损失将会太大了。但是，他们的经历都是可疑或有严重问题的。在英康斯坦特号船上，有14名水手看见了幽灵船，但没有证据表明王子曾和他们在一起。另有证据指出，王子的记录是精心加工的。把幽灵认定为会飞的欧洲人也毫无根据。不丹国王可能真的看见了他所说的“白色的东西”。但是，他说的并不能证明那就是和尼斯湖里一样的怪兽，因为，据报道尼斯怪兽只有黑色、棕色和灰色的。至于卡特看见的UFO，外界一直认为是金星或牛郎星。同样，吉尔神父看见的也可能是幻象，尽管这样说有些牵强。说到机器人，调查显示，那是杰夫·格林霍和一个穿防火服的男子共同导演的一出骗局。

总之，所有目击者都不是无可指责的，即使是令人尊敬的人

物也会心怀叵测，不是为了出名、取乐，就是别有用心。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些蓄意策划骗局的人似乎并不在意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1973年10月，格林霍因欺骗罪被免职。此后不久，他的婚姻也宣告破裂。但是，另一位人物的行为更令人迷惑不解，华盛顿警察局长保尔·英格拉姆主动承认在妻子和几名警员的协助下，他建立了邪教。作为邪教活动的一部分，他强奸和虐待自己的女儿，并强迫她们与自己的兄弟乱伦。法官依据他绘声绘色的供述，判处他21年监禁。尽管他后来收回供状，声称他所说的禽兽行为纯属编造。像英格拉姆这样的人并不是美国才有。1938年，在哈利法克斯的约克郡，十几名男女报告说，他们被一个挥舞剃刀的恶棍砍伤，两名来自苏格兰场的探员进行了调查。不久，他们证实，举报人的伤口是实，但疯狂的袭击者并不存在。那些所谓的受害人是自残的，因为他们解释不清事件的发生过程。如果意识清醒的正常人能做出这种极端的事情，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骗局比大多数调查人员愿意承认的多得多。

如果记忆和声誉也靠不住，那么在临界地带发生的事物的真实性又能靠什么来判断呢？偶尔，我们会得到一些实物证据，而且是天然的实物。1956年春，在阿拉巴马州的尤尼恩镇，一片黑云出现在晴朗的天空中，接着与雨水一同降下来数百条活鱼。帕拉·李·菲利普夫人和她的丈夫目睹了全过程。15分钟后，雨停了。菲利普夫妇捡了许多鲶、鲈和太阳鱼，装满了一个直径3英尺、深1英尺的大盆。

在罕见的情况中，奇怪的现象会维持数周、数月甚至数年，这时，我们就可以收集许多资料。在挪威的黑森兰德和佛罗里达的格尔夫布里兹，天空多次出现怪光，这吸引了方圆数英里的调查人员，他们收集了大量的照片和目击记录。在极为稀有的

案例中，奇怪的现象居然能预知，例如圣伤痕现象。有一些人受过伤的部位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伤处一致，他们的伤口在节日或圣日，特别在受难日会血流如注。还有一些案例，物证之多令人咋舌。例如，曾有三块留有耶稣面像的汗巾，据说他在去往骷髅地的路上曾用汗巾擦拭脸上的汗水，于是面容印在汗巾上。今天还有两块，其中一块保存在罗马主教的书房里。同样，三个教堂分别保存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在罗马北部的一个堂区教堂里还供奉着几块干皮，据说那是耶稣的阴茎包皮和头皮。（1983年，放在唐·达里奥·马格诺尼牧师衣柜中的一块干皮被盗。此事引起社会对圣物的注意，教堂因为不愿张扬而缄口不言。）

通常情况下，证据一般不是实物，而是模棱两可的资料。例如，大量的有关奇异现象的照片和录像，少许的录音带，雷达捕捉到的轨迹图片，塑胶的脚印印模以及假设性的陈述。所有这些都是可疑的。在数量惊人的UFO照片中。大多数是拙劣的赝品，它们或是用剪纸贴在玻璃上或是用汽车轮壳盖抛入空中的欺骗手段制作的。其中一张仰角拍摄的飞碟带有舷窗和三个球形“着陆器”。制作者是卖热狗的乔治·阿达姆斯基，他是业余天文爱好者。飞碟是用缩小的遮阳帽或雏鸡育暖箱做成的。另一个例子是有关海蛇的传说，迄今为止，除了一张似是而非的照片外，还没有海蛇的真正照片。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个叫多克·希尔的怪人拍了一些海蛇的照片，其中大多数是在所谓频繁出现海蛇的法尔默思湾拍摄的。但是长期的调查结果表明，照片中的那个长颈、双驼峰的怪兽是希尔将一个置于玻璃盘中的塑料模型放在相机和地平线之间制作的。在19世纪的照相热期间，许多摄影师善长“灵魂摄影术”，他们利用两次曝光和制型纸板的方法，可以制作活人和已逝亲友的合影。今天这样

的照片连最容易上当的人也不会相信，可是在当时却很少有人怀疑。

在当今世界，即使最可靠的证据也会受到怀疑，例如“扁地球协会”（和一些不那么偏执的评论员）一直宣称美国的月球登陆照片是在暗室里制作的假货。1988年，梵蒂冈同意对传说的都灵市的耶稣裹尸布做科学检验。科学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碳14年代测定法，以便测定裹尸布是一世纪还是有历史纪录的中世纪的织物。一些批评者也认为，裹尸布上的人形痕迹实际上是精心绘制的。为了保证实验的公平和精度，科学家从裹尸布上取下一些小块纤维，送往美国和欧洲的三个精心挑选出的实验室。实验数据经检验和取均值后，科学家宣布，织物产于1260—1390年间的概率为95%，这一结果证明织物为耶稣裹尸布一说纯属谎言。

与此同时，有人对实验结果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如果实验样本受到污染，数据就会不准（参与检验的一个实验室曾将北欧海盗使用的牛角的年代测定为2006年）。1532年，都灵大教堂曾遭受火灾，因此裹尸布可能受到污染。此外，耶稣复活时释放出的能量也会改变织物生产的年代。还有人指出，即使实验证明织物为一世纪的产品，批评者会提出新的反对意见。他们会说那块织物是另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裹尸布，或者说裹尸布是一世纪的，但人形痕迹是中世纪伪造的。

什么是客观的真实呢？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各持己见正是人们认识临界地带的特征。在临界地带，准确性和明晰度是不可靠的。例如，最清楚的UFO照片往往是最可疑的。此外，有些信徒和怀疑者喜欢把假设的事物说成是真实的，或者把推测的数字说成是准确的，以便加强论点的力量。很多年来，据说看见过尼斯湖水怪的目击者有3000人（有时说1万